

· 论著 ·

论叶天士及《温病条辨》对乌梅丸方的发挥

陈烨文¹, 连建伟², 龚一萍¹(¹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杭州 310053; ²浙江省中山医院, 杭州 310009)

摘要: 目的: 以张仲景为源, 叶天士、吴鞠通为流, 探讨经方乌梅丸的方证及其临床运用。方法: 通过以证测机和以方测证明确张仲景应用乌梅丸所对治的病机特点, 分析《临证指南医案》应用乌梅丸的医案特色, 以及对《温病条辨》乌梅丸类方进行比较归纳。结果: 张仲景以乌梅丸所对治证候的病机是脾肾寒, 肝胃热, 寒热错杂, 叶天士以此方灵活加减治疗脾胃病、虫证、暑病、疟病、中风、虚劳等疾病, 吴鞠通将叶天士上述医案处方固定为乌梅丸类方。结论: 在对乌梅丸方证病机准确把握的基础上, 叶天士将本方应用于一系列病证, 以及吴鞠通采撷本方构建温病辨治的体系, 是对经方发挥的重要方面, 促进了“寒温统一”的发展。

关键词: 乌梅丸; 张仲景; 叶天士; 吴鞠通; 温病条辨; 寒温统一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Wumei Pill developed by YE Tian-shi and Detailed Analysis of Epidemic Warm Diseases

CHEN Ye-wen¹, LIAN Jian-wei², GONG Yi-ping¹(¹School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²Zhongshan Hospital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0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formula and syndrome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Wumei Pill based on theories of creator ZHANG Zhong-jing and the practitioners YE Tian-shi and WU Ju-tong. Methods: Characteristic of pathogenesis treated by ZHANG Zhong-jing with Wumei Pill was confirmed by using theories of syndrome prediction based on *Formulas and Pathogenesis Prediction Based on Syndrom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medical records about application of Wumei Pill in Guide to Clinical Practice with Medical Records was analyzed, and the associated prescriptions of Wumei pill in *Detailed Analysis of Epidemic Warm Diseases* was compared and concluded. Results: The pathogenesis of syndromes treated by ZHANG Zhong-jing with Wumei Pill were cold in spleen and kidney, heat in liver and stomach, and intermingled heat and cold. YE Tian-shi treated spleen and stomach disease, parasitosis, summer-heat disease, malaria epidemic, stroke and consumptive disease with Wumei Pill and its addition, and WU Ju-tong summarized the above prescriptions in medical record of YE Tian-shi as associated prescriptions of Wumei Pill. Conclusion: YE Tian-shi applies this prescription in treatment of a series of diseases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pathogenesis of Wumei Pill accurately.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system of febrile disease built by WU Ju-tong through gathering Wumei Pill is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prescription, and it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unification of cold and warm evils.

Key words: Wumei Pill; ZHANG Zhong-jing; YE Tian-Shi; WU Ju-tong; *Detailed Analysis of Epidemic Warm Diseases*; Unification of cold and warm evils

乌梅丸方为张仲景所首创, 主治蛔厥证和下利证(“久利”), 因其见于《伤寒论》之厥阴病篇, 所以, 又认为本方为治疗厥阴病的对方剂。鉴于厥阴病篇的复杂性, 即所论述的证候较多, 富于变化, 且不统一, 如该篇所论述的病证包含厥证、厥热胜复证和吐利证等^[1], 所以, 乌梅丸方证仅是其一个侧面而已。通过对乌梅丸方相关条文的比较研究, 或以方测证, 或以证测机, 是厘清其方证的关键。通过对《临证指南医案》运用乌梅丸方的医案进行分析, 更见本方之深意, 对发掘本方的特点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又因为《温病条辨》将叶氏医案的用药

固定成方, 这为从类方的角度研究经方的灵活运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兹以乌梅丸为研究对象, 将经方的运用作为研究“寒温统一”的切入点。

张仲景乌梅丸方证的特点

乌梅丸方见于《伤寒论》第338条, 该条勾画出蛔厥的证候, 并与病机属于脏寒的脏厥相鉴别^[2]。正因为张仲景以乌梅丸治疗蛔厥证, 所以, 《方剂学》^[3]将本方归类于驱虫剂, 这显然是片面的。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实质是以病机为核心的辨证论治, 这从乌梅丸方出自厥阴病篇, 及其“又主久利”可知。要了解乌

通讯作者: 龚一萍,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548号浙江中医药大学206号信箱, 邮编: 310053, 电话: 0571-87046942

E-mail: 15004685812@126.com

梅丸方所主治证候的病机可以从两个方面考量,首先是以证测机,即以蛔厥证和厥阴提纲证为依据,推测病机;其次是以方测机,即以乌梅丸方的药物配伍和剂量为依据,推测病机。

1. 以证测机 厥阴病提纲证(第326条)提示了乌梅丸方主治的主要病机,为了研究提纲证,必须首先厘清“厥阴”之含义。首先,“厥阴”为肝经,必然与“肝藏”密切相关,如当归四逆汤证即为其旁证;其次,“厥阴”为阴尽阳生之界限(柯韵伯“经界”说),由于阴津已伤,虚热内生,所以表现厥热胜复和寒热错杂的现象,“消渴”属于胃热,“气上撞心”属于肝热,“食则吐蛔”和“下之利不止”属于脾肾虚寒,此为厥阴病提纲证描绘寒热错杂的病机特点。

2. 以方测机 乌梅丸方重用乌梅肉,以苦酒浸渍,增益其酸味,又重用黄连,两者配伍,酸苦泄热。对于酸味的功效,《藏气法时论篇》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或为“酸收”,或为“酸泻”,味酸的乌梅究竟是归属于收敛补益,抑或泻肝的范畴,值得深入研究。针对此问题,将其与酸枣仁、五味子、白芍作为比较,即可得出结论,此三者酸敛肝血,而乌梅则是酸泄肝热,因为肝以血为体,以气为用,体阴用阳,乌梅泄肝热,却又以当归养肝血,相反相成,符合肝的生理特点,细辛、干姜、附子、蜀椒和桂枝温煦脾肾,制约黄连之苦寒,此是对脏腑寒热错杂的综合调节,针对了脾肾寒和肝胃热相错杂的病机,再以黄柏泻“相火”(由人体元气虚而萌动的内热),最后以饭蒸、蜜丸修合,体现了经方从配伍、剂量、制作方法的缜密^[4]。

叶天士对乌梅丸方应用的发挥

叶天士善于运用乌梅丸方^[5],将其广泛运用于治疗六淫为病和内伤杂病,正是对辨证论治的深刻理解,把握了乌梅丸证寒热错杂(脾肾寒,肝胃热)的病机特点^[6]。

1. 主治脾胃病(木乘土、泄泻、痢、呕吐、便血等) 叶天士以乌梅丸方化裁治疗脾胃病,并总结为“泄肝安胃”一法,其具体用药规律为乌梅酸泄肝热,生白芍酸敛肝血,相反相成,切合肝的生理特点,既泄其邪,又扶其正,体现江南医家遣方用药的心思细密,灵活变通。在针对中焦脾胃方面,或配合大麦芽、陈皮、半夏曲、佩兰之醒脾健胃法;或配合人参、茯苓、粳米、淡姜渣、枳实之通降阳明法;或配合麦冬、石斛之补益胃阴法;而在针对肝热方面,或加味川楝子、吴茱萸,增益泄肝止痛的功效,或加味木瓜柔肝养血,如此种种皆是顾护中焦脾胃,泄肝安胃之意,为叶天士发挥乌梅丸方之特色。

2. 主治虫证 叶天士认为,狐惑和蛔虫都是由于湿热所化生,脾胃虚,木乘土为其本质。乌梅丸方为驱虫专方,除了能够泄肝安胃,又具备辛开苦降、化解湿热的功效,在针对湿热的方面,或加黄芩清热化湿,或采用半夏泻心汤方意,半夏与黄连、干姜相配伍,辛开苦降,调整脾胃气机;或加川楝子、延胡索、芦荟,增益杀虫止痛的功效。

3. 主治暑病、疟疾 暑、疟均为六淫邪气,深入人体,劫伤阴津,由于既有邪热,又有阴伤,如暑病侵犯下焦厥阴,选用乌

梅肉、川连酸苦泄热,以生地黄、麦冬、阿胶奠安下焦肝肾之阴;如以乌梅丸治疗疟疾,在酸苦泄热、辛开苦降的基础上,还加用了苦温燥湿的草果、厚朴、炒常山,另加天花粉、知母凉润,调和诸药苦温燥烈的性味,此为叶天士所习用的截疟之法。

4. 兼主中风、虚劳、痉厥等,旁涉妇儿诸病 叶天士抓住乌梅丸中主药乌梅肉、黄连酸苦泄肝胃之热的配伍特点,并将其应用于中风、虚劳、痉厥、脱肛、疮疡、痛证等病证,虽然在《临证指南医案》中,以乌梅丸主治上述病证的例子不多,但是却给后人如何应用经方以垂范。从这些有限的例子中,可以管窥乌梅丸方的使用思路,如乌梅丸是“柔剂”,针对肝“体阴用阳”,起到泄热不伤阴的效果。另外,乌梅丸方在针对具体病证时,亦有其不足,这就需要联合其他方法使用,如通降阳明法、酸甘养阴法、阖阳明法、辛开苦降法等,此是乌梅丸方主治疾病范围扩大的内在合理性。

《温病条辨》乌梅丸类方方证比较

通过对《温病条辨》乌梅丸类方的梳理发现,吴鞠通采摘叶案(以暑门和疟门为主),将乌梅丸方归入于中焦病篇和下焦病篇,又以后者为主。

1. 连梅汤方 连梅汤方见于《温病条辨》下焦篇第36条,吴鞠通引自《临证指南医案》暑门顾案。连梅汤方证以“消渴”、肢体“麻痹”和精神“烦躁”为主要证候,其病机为暑热深入下焦,劫伤肝肾阴液,为邪盛正虚,所以,采用黄连、乌梅酸苦泄热,且不伤阴,麦冬、生地黄、阿胶补益阴液,滋填下焦。叶案处方有人参,而吴鞠通认为运用人参的情况是“脉虚大而芤”(气阴两虚),同时,针对神识昏迷的证候,吴鞠通比叶天士考虑地更加全面,提出先用紫雪丹清热开窍,体现急则治标的临证思路。

2. 椒梅汤方 椒梅汤方出处同上,见于第37条,引自暑门万案。椒梅汤方证以“消渴”“心下板实”“吐蛔”和“下利”等为主要证候,其病机为暑邪劫伤下焦之阴,中焦为湿热所阻,脾胃气机升降不利,证情危急,攻补掣肘,所以,拟椒梅汤方奠安中焦为主,乌梅、黄连酸苦泄热,白芍敛肝养阴,半夏、干姜、黄芩辛开苦降,开解湿热,枳实通降阳明,消除痞满。由于厥阴为寒热错杂之地界,“舌灰”又为寒在肝,湿在脾,故以川椒温肝寒,燥脾湿(参考椒附白通汤方和椒桂汤方)。

3. 减味乌梅丸方 减味乌梅丸方出处同上,见于第62条,引自疟门蔡案。减味乌梅丸方是在乌梅丸方的基础上减去人参、附子、细辛、当归、黄柏,加上吴茱萸、半夏、茯苓、白芍而成。在蔡案中,叶天士认为该处方为“厥阴阳明同治”(即肝胃同治),而吴鞠通认为本方的气味配伍为“酸苦为阴,辛甘为阳复法”。本证病机特点为肝阴不足,阴损及阳,虚热内生,脾胃湿热不解,处方以乌梅、黄连酸苦泄肝热,白芍养护肝阴,茯苓通降阳明,黄连、半夏、干姜配伍,辛开苦降,开解中焦湿热,吴茱萸、桂枝、川椒温肝降逆,与乌梅丸原方相比较,本方开解中焦湿热的力量得到加强。

4. 人参乌梅汤方 人参乌梅汤方出处同上,见于第70条,引自痢门孙案。本证病机为下利损伤阴津(“口渴舌干”),导致虚热内生(“微热微咳”),由于没有湿热内蕴的证候表现,所以不用黄连、干姜,没有脾湿、肝寒的表现,所以不用川椒、当归。人参乌梅汤方只保留了乌梅丸之人参、乌梅,另加莲子、炙甘草、木瓜、山药而成,其功效为酸苦泄肝热,酸甘养胃阴,若下利导致阴液明显不足,则加生地黄、麦冬滋阴增液,而不用山药、莲子敛涩。

5. 麦冬麻仁汤方 麦冬麻仁汤方出自《温病条辨》中焦篇第78条,引自《临证指南医案》疟门王(五二)案。本证得之于暑湿日久,损伤胃阴,所以,饮食则发烦热,“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热论篇》),及《伤寒论》中之“食复”“劳复”即指此种情况。麦冬麻仁汤方以麦冬甘寒凉润养胃阴,生白芍酸敛养肝阴,乌梅酸泄肝热,何首乌、知母养阴截疟,配合火麻仁润肠通便,所以,本方功效为养阴益胃,酸泄肝热。

吴鞠通运用乌梅法医案分析

1. 癫狂(肝胆火盛,热盛伤阴)^[7] 吴鞠通治疗32岁鲍某的癫狂,“六脉弦长而劲”,证见“下体俱赤”,“言语之乱”,“形体之羸”。吴鞠通根据脉证断为“实证”,初诊治拟“极苦以泻心胆二经之火”,“病在脏,治其腑也”;二诊“以为久病体虚,恐过刚则折”,治拟“原方减苦药,加补阴之甘润”;三诊加乌梅肉5钱(15g),缓和龙胆草、洋芦荟苦寒,有酸苦泄热的功效,配合天冬、麦冬甘寒,有酸甘养阴的功效。

2. 滞下(由脾传肾,湿热伤阴)^[7] 吴鞠通治疗38岁张某的滞下,病机属“脾传肾”,预后为“难治”,迭经“温下法”“开阴络法”“开太阳合阳明兼泻心法”“开太阳合阳明兼去湿中之热”“加黄土汤法”治疗,证见“舌绛甚,胸中嘈杂无奈,喉且痛,粪中尤带血迹”,治拟“酸苦泄热法”,即乌梅与黄芩配伍具有酸苦泄热的功效;再诊有证见“小便短,口糜,犹有滞下”,治拟“四苓合苓芍法”,处方以乌梅肉3钱(9g)配合炒白芍酸甘养阴,配合炒黄芩、真山连酸苦泄热。

3. 头痛(肝胆火旺)^[7] 吴鞠通治疗43岁章某的头痛,其病机为“少阳胆络之热”,由于“误用大热纯阳之累”,迭经“清少阳胆络法”,“两清少阳阳明之热毒”,“极苦以泻小肠,加芳香活络定痛”治疗,由于马刀破溃,“病由胆入肝”,病为难治,只能“泻小肠以泻胆火法”对治,乌梅3钱(9g)配合真雅连、连翘、龙胆草、黄芩酸苦泄热,桑叶、茶菊降胆火,半夏、竹茹止呕逆。

4. 呕吐(肝气厥逆)^[7] 吴鞠通治疗27岁恒氏呕吐,病因为“大惊”,病机为“肝气厥逆”,误治后,证见“干呕”,“体瘦如柴”,“四肢如冰”,脉为“弦如丝而劲”,治拟“乌梅丸法”,乌梅肉5钱(15g)配合黄芩炭、雅连酸苦泄热,姜汁、半夏、茯苓块止呕逆之标,川椒炭、辽参、吴茱萸温胃降逆,全方功效为泄肝热,降肝逆,补脾胃。

上述医案为吴鞠通以乌梅配伍苦寒或甘寒性味的药物治疗内伤杂病的范例,其处方乌梅的剂量为9-15g,对应了张仲景乌梅丸方证之“厥阴热”的病机,体现了叶天士依据“泄肝安胃”运用乌梅丸的临床思路。

总结

现代实验研究^[8]也证明,乌梅丸采用寒热并用的配伍是疗效的关键,但是认为对治溃疡性结肠炎的对治药物仅仅是乌梅的味酸收敛则是欠缺的;又有研究^[9]认为乌梅丸的功效兼顾了肝“体阴用阳”的生理病理,所以,能够对治厥阴病,然而更不能忽略乌梅丸调整脏腑寒热的制方思路;有临床研究者^[10]指出,乌梅丸的功效不仅仅是驱蛔、止利,只要对治疾病符合寒热错杂,阴阳两虚的病机即可取效,这是符合临床实际的。

乌梅丸方为酸苦辛甘寒热并用,主治证候的病机为厥阴寒热错杂,张仲景运用本方主治蛔虫证和下利证。根据异病同治或同病异治的实质,《临证指南医案》所记载运用乌梅丸于临床各种疾病有:中风、虚劳、吐血、脾胃(木乘土、痞、噎膈反胃、呕吐、不食、呃)、吐蛔、痰饮、暑、疟、泄泻、痢、便血、脱肛、痉厥、痛证、疮疡、癰疽,以及胎前产后等,这是基于叶天士把握乌梅丸功效的特点,即酸苦泄热不伤阴,巧用酸味,才形成“泄肝安胃”法的特色,并配合诸法,使乌梅丸方所主治的疾病范围扩大。吴鞠通私淑叶天士,采撷其暑、疟、痢案的处方,构建辨治温病的体系,丰富了《温病条辨》对暑湿、疟、痢的辨治。叶、吴运用经方并非一成不变,更非原方采用,而是以其主旨为指归,如乌梅丸方体现了“泄肝安胃”“肝胃同治”“补阳明泄厥阴”的功效特点。综上所述,研究“寒温统一”的切入点是经方的临床运用。

参考文献

- [1] 赵进喜.《伤寒论》“厥阴病”析疑.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9(2):100-101
- [2] 刘华东,黄仕文,张卫华,等.《伤寒论》乌梅丸方证探析.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0,34(1):7-8
- [3] 段富津.方剂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280
- [4] 张磊,张晗.试论乌梅丸以气味配伍组方.天津中医药,2003,20(6):41-43
- [5] 周庆兵,陈远丽.浅论叶天士对乌梅丸的创新应用.江苏中医药,2010,42(2):55-56
- [6] 王付.运用乌梅丸的思路与方法.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32(12):863-864
- [7] 吴瑭.吴鞠通医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88,124,136,144
- [8] 闫曙光,周永学,惠毅,等.乌梅丸拆方对TNBS诱导大鼠溃疡性结肠炎治疗作用的研究.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4):890-895
- [9] 郑春叶,连新福,詹秀菊,等.乌梅丸加减治疗帕金森病疗效评价.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3):857-859
- [10] 杨硕,武维屏.乌梅丸治疗激素依赖型哮喘探析.中华中医药杂志,2005,20(8):486-487

(收稿日期:2014年10月4日)